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　子英禪師

偃巖景純禪師　廣教　守訥禪師

濟一

慈濟聰禪師　白兆　珪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　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廣慧　寶珠禪師

霍丘歸才禪師　安國　自方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瑞相　子來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乾明　賢禪師

濟一

開先智珣禪師　甘露　德顯禪師

蔣山良策禪師　吉祥　訥禪師

廣慧冲雲禪師　承天　月禪師

安福子勝禪師　正覺　道清禪師

澄慧義端禪師　北天　三益禪師

棲賢智柔菴主　天禧　[illegible]嚴永禪師

明水法遜禪師　德山　妙湛禪師

大愚如照禪師　石霜　居晦禪師

興化當禪師　興化　淨甄禪師

欽山繼明禪師　三角　清禪師

時雍親禪師　大別　道常禪師

巴焦宗諒禪師　安豐　法信禪師

雲峰又月禪師　永慶惟簡禪師
覺林遂禪師　寶池慧月禪師
天王義安禪師　崇德仙禪師
興教濟禪師　薦福永堅禪師
羅浮齊德禪師　護國淳禪師
普照有朋禪師　靈鷲慧明禪師
開和法顯禪師　天峰佛印禪師
元豐宗燈禪師　神光道芳禪師
禪慧法欽禪師　兜率景常禪師
穎叔蔣之奇居士已上三十一人無錄
佛日才禪師法嗣九人
夾山自齡禪師見錄　千頃允良禪師

廣教有全禪師　寶巖靈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千頃省孜禪師
龜峰重仁禪師　善權珊禪師
龍興如邃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長蘆應夫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洪濟宗賾禪師　琅琊宗初禪師
濟一　二
龍蟠道成禪師　普滿明禪師
褒禪普禪師　寶林道禪禪師
雲巖志愿禪師　等覺法思禪師
壽春法岸禪師　定山文彥禪師
護國紹通禪師　法寶德一禪師
乾明寶慧禪師　開聖覺禪師

靈寶道榮禪師
建隆智因禪師
寶林智皐禪師
壽聖重洪禪師
五峰普良禪師
滁州寶林和尚（已上九人無録）
慧日智覺禪師（已上十六人見録）
普光獻招禪師
雍熙叔則禪師
普滿法海禪師
大曷心喜禪師

棲賢遷禪師法嗣五人
王屋燈禪師
東明慧遠禪師（已上三人見録）
法雨惟鎮禪師
漳江寶泉禪師
彰法文素和尚（無録）
開元智謙禪師法嗣二人
開元宗祐禪師（見録）
南禪道誠禪師（無録）

喜果濱菴主法嗣一人
玉池冲儼禪師（見録）

天寧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香山法成禪師
丹霞淳禪師
資聖南禪師
大智齊建禪師
淨因覺禪師
白水修巳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韶州誦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已上十三人見録）
龍門南禪師
招提寶禪師
大智皎禪師
洞山道微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大洪恭禪師
靈巖應禪師

合州鑑禪師
景山居禪師
朝請崔公居士
西京尼道深
大洪山報恩禪師法嗣五人
大洪山守遂禪師見錄
善光璡禪師
西禪遠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歸宗通禪師法嗣五人
資福素月禪師
子陵辯禪師
開聖道彰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少林江禪師
慧日南禪師
齊州善應禪師
提刑楊居士已上十三人無錄
大洪山智禪師
大陽旦禪師
同安慶通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羅漢法醫禪師

福昌信禪師法嗣三人
法興期禪師見錄
均慶清皎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慈雲慶瑫禪師法嗣二人
廣慈道傳禪師
慧日堯禪師法嗣一人
善慶楚昇禪師
慶州慈雲和尚已上無錄
大隨道開禪師無錄
佛慧泉禪師法嗣五人
清獻趙抃居士一人
興國法雲禪師
薦福忠實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幽谷祐禪師
九峰殊甫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舉妻有意白浪徒以滔天因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名大象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覺現些少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後住明州天童云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氷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永伊力摯禪床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

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
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
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
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
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

清一　五

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
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洒高
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
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
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
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
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
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
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
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
人每日行時行着卧時卧着坐時坐着祇對
語言時蒲口道着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
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
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
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
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
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

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
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
撥自轉然雖如是秖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
蹋着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良久曰仰面看
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
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筭隱顯不辨即且
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
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
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
機泄
浮槎山福巖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

昧師曰拈起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
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
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
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
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
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
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
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
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

却是汝會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　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
擇若無憎　愛爭見明白
潭州道林　廣慧寶琳　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
妙通精義　叩圓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荆
公深加器　重出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
廬山萬杉　潭州道林學者歸仰僧問德山棒
臨濟喝未　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這聾漢僧
無語師曰　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淺聞深悟
深聞不悟　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
天脚蹋地　云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閑却
云若然者　饑來喫飯困來眠師曰不妨會得

好刀曰揚眉　瞬目未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
餿飯一棒一　喝未稱衲僧踞坐思量傍觀者
醜且道作麼　生是衲僧本分事常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　處百花香又曰雲收嶽面日上
扶桑颯颯寒　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
天廣慧門前　地平如掌若也知有底衲僧穩
濟一　七
坐太平其或　未然不免撈天摸地又上堂曰
近日稍春寒　寥寥宇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
掌中觀無口　盧行者饒舌見豊干一日不相
見莫問舊時　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有眼明
如日要識真　金火裏看又曰今朝五月五百
草靈苗誰不　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

互為主禪家流莫莽鹵耶上眉毛好看取信
手拈来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
意師曰佛眼覷不見云為什麼覷不見師曰
密密意又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
露僧云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問
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示衆曰若
於這裏悟去迥脫根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
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頓超三界物類無
拘妙用也變化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
一聲羣魔膽裂驀拈拄杖曰休向清涼山裏
墻根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麼若也以見
見之為常見無見見之為斷見前来葛藤一
時劃斷見即不見還見麼良久曰前村深雪
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還會
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来
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萬
象森羅一時驗取
澧州聖壽香積用吳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
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
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
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為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荅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趁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

清一入

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横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袁州風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為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衆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試經得度志慕宗風參圓通禪師發悟心要衆推上首遂住合淝之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禪師田奏紫方袍都尉張公奏以心印師號僧問和尚出世將何為人師曰山形柱杖子僧云刀刀相似魚魯參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

儉僧云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
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
無說而顯道和尚以何而顯道師曰山僧秖
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躰
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露布久立
歸堂喫茶去又曰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
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
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又曰擊鼓上來
大家覷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為什
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為君通一線又曰動靜
不禪去來常定萬派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
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僧分上
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柳樣木南嶽萬歲藤
又曰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
什麼人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
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悟
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
又作麼生良久曰存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
處下金鉤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
隔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為什麼不見眉毛
秖為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
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舒州甘露德顯禪師僧問知師已得圓通旨
未審如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僧云學人不

會師曰夜見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歎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獨自悽悽示衆曰拂擅林中更非他木並是根生土長出現世間花菓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華時一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覆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堂早朝擊鼓勞動諸人古佛禁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劒臨濟一句如旱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炬良策禪師福州人試經得度遊方衆叩首見六合孜禪師稍有發明詣圓通禪師席下頓釋凝滯出世華藏次遷鍾山僧問諸佛出世普為群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枯着云與麽則人天獲利師曰好領前話云喏喏師曰這箇衲僧猶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鴈過長空

燕離大厦遊方樺客十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携短錫水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人問作麽生是行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抵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疑後學初心亦須仔細還會麽要知江上路須問渡頭人又曰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

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沒要斷臂吾徒
莫作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
邊青山難難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
毛斑山僧與麼說話拖泥帶水然雖如是養
子方知父慈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僧問昔日鳳凰
臺畔已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願唱西
來之曲師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云今
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
慙色云可謂清音通碧漢古曲盡咸聞師曰
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
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句恁麼

去釋迦老子飲氣吞聲放一線道過這邊來
便見有佛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這裏進前
不得退後無門不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
委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霹靂一聲驚宇宙幾
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曰五峰影裏
雙澗聲中草木青葱煙雲澹泞風光溢目觸
處可觀然雖如是程如撞着道傍一句作麼
生道還知落處麼良久曰玲瓏八面自廻合
峭峻一方誰敢窺復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
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籍蓋對白雲
歸舊山

廬州廣慧冲雲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

曰古栢含煙翠喬松帶雪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瓶淨水一籠燈童子念經僧坐禪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觀解脫法門絕一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徇器投機或柳巷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為盡入薩婆若海恁麼說話恥他先聖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珎重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廬州境師曰千里風威肅重城角韻清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歌廉雖起袴孺詠借寇難留柱石材乃曰信知此事　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真風不墜分燈列派徇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真猷稱揚斯事然雖如走車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句最初句即且置作麼生是末後句還有道得麼良久曰珎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遶坐僧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問處風馳電卷荅處海

納衆流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
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不昧
躰露真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既不生性
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覺
有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諸仁者他無恁麼告報諸人何

資一　十二

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去能於般若光中
遊華藏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邊擬議思量
翻成露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忌往復輪廻何
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劣
形本來幻色若能自信曠劫塵勞冰消瓦解
如是則十方世界一口吞盡何處更有一絲

毫爲隔爲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秪如達磨
西來九年冷坐箇什麼良久曰不要疑着〻
上堂曰萬木蕭疎群峯錯落巖松古栢四季
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
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痒
築着磕着頭脹面赤到這裏如何得恰好良
久曰借君一片閑田地獨對高峰爲舉揚參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陳倉米飯淡黃虀問如何是急切處師
曰庫宇半成方丈基是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坭
捏金裝云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云如何

是僧師曰剃頭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聲麽麽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劫當年空面壁

瀘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曰靈源澄澈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舜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祖宗門下總用不著敢問諸人且道衲僧有什麽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曰會麽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又曰宗門祖令徒自緘

言坐斷妙峰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鎖牛橫行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曰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鷄啼處日光生參

廬山棲賢智柔菴主參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麽師曰天蓋地載云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磨日問正當恁麽時佛法在什麽處師曰你鼻孔裏云恁麽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受業於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游叢林造佛日才禪師法席悟明心要給侍左右多歷年紀才遷化復歷諸方與石霜琳同行因至黃龍南禪師會中琳不曉黃龍宗旨投誠入室師怒毆之絕交而去至大溈真如喆禪師會下為首座遂開法興化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拂拂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床立參上堂便乃忘機中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納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咲南泉提起處刈茅鎌子曲彎彎參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濟一

真定府洪濟宗賾禪師姓孫氏洺州人少習儒業超卓出羣元豐清滿禪師見之勉令奉佛遂投園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一日足方躡堦忽然省悟述投機頌曰舉足上甎堦分明這箇法黃楊木畔咲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

十四

所悟廣照可之侍制楊公畏請師出世說法僧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頓宣揚師曰萬里不挂片雲僧云恩深轉無語師曰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僧云千古淳風特地清師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吼問四衆臨筵請師說法師曰須彌山大海水僧云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啟目視頭陁師曰畢鉢巖中如何話會僧云杲日當空清風消座師曰程道得一半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墓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什麼路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又曰鎮州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鼓嘴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析將來普通供養良久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又曰

青二

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皋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無輒打

十五

著連座凍

滁州琅琊山宗初禪師僧問朝宰請師陞寶座如何方便示西來師曰多少分明云恁麼則法雨高霑了了堂師曰貧無達士拚金濟病有開人說藥方云雲散始知江月白坐間方見老盧機師曰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琅琊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琉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撞頭山萬朶伴手一枝節乃曰若據祖師門下舉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譬若敲氷求火緣木取魚徒費精神遠之遠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

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蟠境師曰雲散千山翠烟深隔雨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柳棵一條衲衣三件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嗐睡漢問開師已得黃梅旨一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一朶秀風動一江寒云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史蹤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問陽春已發覺木初榮寶座既登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向日開乃曰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應刹常如動靜隨緣猶谷荅響分身百億曲徇羣生灑甘露沃蕉芽布慈雲談寶

相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
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長見
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歙州普滿明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
師今出世為什麼却墮此座師曰一片紅雲
起千山地布金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這箇是
什麼師曰不用皂絲麻線問覿面相逢即不
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云為什麼不
借師曰賊是小人問遠涉江山即不問西來
祖意事如何師曰慱懼西歸辭震旦至今猶
自咲兒孫云恁麼則諸聖入鄽殊無利濟師
曰面壁九年空費力得皮得髓太無端乃曰

吾祖家風豈涉途失宗隨照用心麁一言為
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盧上堂顧視大衆
曰牙齒一把骨耳朵兩片皮從始至于今禪
人猶未知諸仁者程恁麼會得便是出塵羅
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北江南問王老一
狐疑了一狐疑又上堂顧視大衆曰一佛手
二驢脚生緣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
甎頭太厚瓦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
道文殊對無着
和州褒禪溥禪師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
將何法示迷情師曰獨燿無私對揚有準云
曇華纔綻徧界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麼生云

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牡丹須是三春拚云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日開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為人處也師口錯乃曰洪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啟驪珠於句後全開寶藏特決羣疑徑截千途心隨萬化現白在力闡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為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濱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羣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窮幽鑑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這裏薦得吼師子之音奮象王之勢袪差別之異見了縛脫之殊途為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權衡在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偽存真現一道而清虛闡群邪而體妙圓光匪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真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皎然天地照一道光明處處通玅重

滁州寶林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梅道庭云為什麼燈燈相續師曰遞相銑置問水出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云學人未曉師曰累破青山云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曰淹殺你問淺開深悟尋常事達磨迷逢意若何師曰頭戴天眸踢

地云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拒對師曰憂則
共感樂則同歡云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曰
不得草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
錯云見後如何曰水鑲云學人未會師曰世
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問和尚未見長蘆時
如何師曰雲生古嶠云見後如何師曰水出
高原云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到
海雲起必為霖問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時
如何師曰劈腹剜心云和尚何得如此師曰
心不負人乃曰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
下達士忘懷意氣不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
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方大利良久曰

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參又曰智水瑩精
心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
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
冷笑且道笑箇什麼無孔鐵槌
真州靈巖志愚禪師僧問山間林下頗稱道
人家風淥水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
濟一　十八
風起浪不涉波瀾請師荅話師曰雲橫遠岫
雨滴懸崖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
地間師曰石人拊掌木女呵呵云高卧虛堂
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清王
道泰何須更用苦忉忉問六六三十六春風
動脩竹新斷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

宮商角徵羽云一聲嗚麼麼十指起清風師曰不是中郎鑒還同野舍薪云恁麼則不聞聞庭事大衆皆聞師曰知音者少乃曰看看雲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蒼烟渚依依共孤舟而閒寂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今寘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良久曰不在低頭思量難得又曰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鳥兔去還來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任運蕭然紫陌紅塵隨緣豁暢共或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妙直饒討得倜儻分明敢保斯人未徹良久曰任教

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又曰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幽鳥語咥喃嶺上樵夫歌間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一喝云莫向外邊生十度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安撫請師當爲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云恁麼則一句無私師曰古今無

濟一　十九

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云學人未會師曰佛殿對三門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師良久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靈光現前耀騰今古遇知音而隨緣佛事在山野而別搭清規亦可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衆曰切忌當頭

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僧問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香煙靄靄瑞氣飄飄云恁麼則達磨藩時花葉而今信手拈來師曰寒山拊掌拾得呵呵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乞兒見小利乃曰若論法體本絶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真州定山真如文彥禪師上堂曰堤邊柳綠黙演真空猿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裏薦得頭頭圓覺步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珎重

荆南府護國紹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則是師曰拄杖子云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云錯師曰猶自口喃喃

南京法寶德一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僧云一四聞得一四新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云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餿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

昌客長接五湖僧珎重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
示衆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
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若也未然且
待別時重新說破
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參長蘆有所得徧遊禁
濟一　二十
林至五祖演禪師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
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
之以語悟首座悟云恐未實更須搜看演後
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
胡張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
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

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法嗣夫禪師於燒香
之際忽如有物搗其胷因成瘡未幾而化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
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
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
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真饒恁麼

曾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
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
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脩篁帶雨移遂顧
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舟舟西湖
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
下座
潭州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僧問如何是
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煙云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冥
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
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露柱是木頭作孫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扁舟衝雪浪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
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
量千山萬水
善果懷演菴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教寺冲儼禪師僧問以心傳心
無說可說即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
時長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
姛何是祖師的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

僧云和尚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向孤峯頂上眠

天寧道楷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法成禪師示衆曰知有佛祖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麽良久曰對面不僊陀睡多饒寐語又曰只這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清絕點猶有流注真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盌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林曰分付德山臨濟又曰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竪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這邊礙着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拔榾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體之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

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
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師問
僧甚處人云西川師曰夷時離鄉云前年二
月師曰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云通身是
口難為程對師曰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
師打一拂曰枉踏草鞋初師與照闡提同嗣
芙蓉而不相識因有鵬上人者舉照讚芙蓉
像云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
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清咦你是何
人師曰今日方知他親見先師鵬遂請益師
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話云我三十年只作
境話會鵬遂有省師後被詔住東京淨因寺

成都大智齊璉禪師潼川中江人姓牟氏少
有蟬蛻塵濁之志年十三落髮從護聖受具
踰歲遊成都依法華百法講席又通唯識至
此則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
尼名法瞥若有省其師已不能屈居頃之慨
然太息曰吾棄家為大事茲絕上語爾譬如

濟一　廿二

晝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訪清鏁斷臂
道者斷臂深器之復謁五祖演真如喆百丈
肅晦堂心日夕參扣然未有省發在晦堂日
有自大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師心悅服遂
往從之初見如舊相識一日凌晨聞板聲豁
然大悟急以告芙蓉芙蓉可之命掌經藏分

座說法囊錐穎脫叢林歸重名聲籍然未幾
歸省親聞芙蓉臨淨因復往依止遂首衆座
下淨因既在輦轂下而芙蓉以龍象居焉問
法者萬指而師戶外之屨亦如之芙蓉每語
人曰璉首坐牛行虎視欃鋒橫出異日弘吾
道決矣時天下大興崇寧寺精按傳法者永
興經略使王公序都轉運使薛公紹彭以師
為宜禮致之師乃諾其請居五年名聲普聞
遠邇傾慕遷襄陽普寧政和初西歸故里築
菴妙峰將老焉既而天彭請蒞能仁又改大
隨廣漢之無為成都之超悟最後居大智師
在大隨日其徒有妄訴于州者師怡然就逮

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即時天大晦暝羣
烏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遂
得釋脫焉超悟在大慈寺之廡列肆如賈區
常闔戶堅坐動遵式律人皆敬之然道價素
重緇素求識面者項背相望時臘益高矣頗
厭苦遂棄去衆力挽之度不可留則謂大智
居西郊林樾岑蔚可以佚老乃列言于府時
制置使席公每加賓禮師欣然聽之凡應八
載禪侶影從遂成寶社然自是應接簡矣俄
示疾有問者輒稱吾無苦忽語主事僧為我
置一藍與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涉筆書
偈泊然而寂時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甲

子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
閱世七十三坐六十夏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劒州賈氏子弱冠為僧
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程解指
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
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
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程
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秖具
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
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
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
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
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
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
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
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
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
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

見知於司馬溫公　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
旦落髮從芙蓉游　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
住大乘崇寧間詔　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　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
水以尋珠詣荊山　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　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
唱體寂無依念異　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
觸目家風烏道遺　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
鳳翱翔玉樹花開　枯枝結子稚有太陽門下
日日三秋明月堂　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
樹垂寒澗月海潮　東注斗移西
建昌軍資聖南禪　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

諸人還知麼夜明　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
殿上之尊四臣不　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
逾百億須彌化洽　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
如何行履野老不　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
聲
潼川府梅山已禪　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
師曰枯木糝花不　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石女不粧　眉
袁州石門元易禪　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　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衆只如聞見　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庭道理莫　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

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耶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
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
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雪
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
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
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
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
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
曰波斯彈指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
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舍
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
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
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壺
子喫苦瓜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
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重
聞聲鼻嗅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
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
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
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
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
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
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睬妙體鑒
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
替信住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生事

令以楮囊分而為四衆僧童行當住津送各
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到扶起
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麼顧視左右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
遂就寢右脇而化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寧
範為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
如何是空刦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
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
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
鑑允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
遙物外庭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　簡州李氏子幼超
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
遷曰凡聖本一躰以習故　差別我知之矣即
趨成都師鹿苑清奉年十　九剃染登具泰令
聽起信於大慈師輙歸卧　泰詰之師曰既稱
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　乃虛心遊方謁芙
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　風雪震薄聞警盜
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　去大觀中芙蓉嬰
難師自三吳欲趍沂水儻　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麓　山也邪北至沂芙
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　子數輩矣因留躬
畊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　領拈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　大地衆生悉皆成
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因沒見
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　遂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　想正當今日你是
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君子不由
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　作麼生拈拄杖曰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　針度與人上堂太
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　前知音蓋寡不免
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　堯年和清平樂如
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　間白雲萬里上堂
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　不得底樣子當處

出生隨處滅盡生受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實峰境師曰若是實峰境憑君仔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祖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雪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衆闍維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痒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無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無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
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
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
自坦平照數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名大
濟一　二十九
衆旦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憤向
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
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鐳金鎖鎖咽喉直
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
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
不到目連鷲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

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
麼主曰租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
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
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脚教也師曰
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劒一轉語似
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劒當時若無後
語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
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廬山歸宗通禪師法嗣　襄州資福廣照
素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着中

去却兩頭僧云如何是和尚的的為人處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後無圓相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蘗問如何是真常道師曰看衣喫飯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真常道僧云莫謾學人師曰想君不見朝官體程識皮鞋不識靴

廬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曰佛僧云成佛後如何師曰佛僧云畢竟如何師曰佛

江陵福昌知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荅師曰鯨意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僧云恁麼則落二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賒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声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蓿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程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昔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清春風凝水路孤月照雲明

傳燈録卷第十二